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记述张勋复辟时的场景：“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，那天早晨，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，居民们没办法，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；接着，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，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。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。一种是成衣铺，赶制龙旗发卖；一种是估衣铺。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。”

溥仪提到的估衣铺，乃旧时的旧衣店。所谓估衣，指市场上出售的旧衣服或原料较次、加工较粗的新衣服。“估”是估计的意思，即大致估个价，可以讨价还价。按我的理解，也许应该写作故衣，就是旧衣服。

古时候物资匮乏，自己不用的衣物拿到市场上出售，有人愿意接手。当铺也愿意接收这类实物。穷人在夏天把棉衣卖出去换钱应急，到了秋冬之际再筹钱购回。估衣店作为二手店，可以有效沟通买方卖方，曾一度盛行。

我不喜欢别人拿蝴蝶来做标本，那滋味，和看一堆动物的尸体没分别。蝴蝶那么美，死了，不管是人为的，还是自然老去，都应该是有尊严地死。不应该再用来展览，在自然界中，没有哪一个物种可以居高临下另一个物种。

何况，蝴蝶那么美，真的那么美。

我的故乡多米色的蝴蝶，乍一看，是白色，当它停栖在一朵花上，翅膀立起来，翅膀上的颜色不是纯白的，而是渐有变色，甚至有些区域就是黄色。在西方，有人把蝴蝶称之为“偷奶贼”，是不是它的翅膀近乎奶白，还是蝴蝶真的偷吃了奶？其实，有些蝴蝶的翅膀上是有斑点的，旧时，祖母还在世的时候，常常说，那些翅膀上有斑点的蝴蝶，是有未了的尘缘。她还说，黑色的蝴蝶，是白日行走的鬼魅。我知道，祖母这样说，是怕我们在夏日里到旷野去捉蝴蝶，走了岔路，跑去野湖中游泳，遭遇不测。

我突然想，蝴蝶为什么叫蝴蝶？查阅方知，旧时，称蝶，是总称，原来也写作“胡蝶”，是胡人那里传来的蝶吗？不得而

是深秋了。黄叶纷纷落，秋草渐衰。一场秋雨后，秋里塔格山脊格外分明，山峰壁立，山脊峭拔，峰如刀片。一峰峰山脉连绵不断，雨水浸过，山脊沾染了几许柔情。早饭后黄少英他们六人一路行来，像六颗遗落在戈壁的石子。

新疆的山高大雄伟，荒凉，陡峭。山矗立在那里，光秃秃的，除了岩石就是岩石，少有植被，爬起来没有什么风景，有的时候还会有岩石滚落。

这样的荒山在黄少英眼里却是宝藏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看山，去测量。

“每次去看山，山都不一样，它是变化的。”黄少英接着说，“你们眼里光秃秃的山，在地质家眼里却是难能可贵的，山体没植物，没有遮盖物，让我们一眼看到山的本来面目，为我们测量勘察提供了方便。”

在常人眼里经年不变的山，在他的眼里却是生动的。“你看，这里，背斜的核部和南翼，它们的产状都要精细测量和记录。再看这里……”黄少英兴奋地指着前方陡峭的山体说。他神情激动，语气热烈，不时地挥着胳膊，大声地说着。眼眸亮晶晶的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估衣

有个相声名段为《卖估衣》，模仿旧时估衣的叫卖方式，说唱为主，卖家主唱，旁边一个小伙计帮腔，一唱一和，字正腔圆，信手拈来却又字斟句酌，句句说到你的心坎里，这种集心理学、表演学、经济学于一体的方式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。而文化之形成非一时之功，它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数代人的打磨，亦可管窥估衣历史之悠久。

现存与估衣有关的典故大多生发于清代。但按一般规律推断，其实际出现，应该远远早于这个时期。《老残游记》第八回中讲，申东造以为老残不接受自己送的狐裘，是因与行色不符，派人到估衣铺内又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，专差送来。《满清外史》中讲，乾隆每逢新岁在同乐园中特设买卖街。“凡古玩、估衣，以及酒肆、茶炉，无一不备。”一日乾隆带公主同游买卖街，和珅陪同。乾隆看见一个卖估

衣的有大红夹衣一领出售，对公主说，这件不错，可以向你公公要钱来买嘛！其时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，和珅与乾隆是亲家。和珅赶紧掏出二十八两银子买下。可见其丰俭由人，雅俗皆宜，即使王公大臣从估衣店买东西也不掉价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我所在的乡村偶尔还会有卖估衣的人出现。那时候已隐约得知估衣乃通过走私偷运过来的洋垃圾，也曾谣传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但那些衣服比起我们身上穿的还是要漂亮得多，干净得多。而且村子里最有钱最富裕家的孩子也买，干吗不买呢？很多时候，家长其实是舍不得买，转而向城里的亲戚讨要。定居湖北十堰的三姨经常把一些旧衣服邮寄回乡。收到邮包的日子，每每成为我们的节日。前两年，表弟开车从河北到湖北去探望三姨，三姨依然把旧衣服拿来，表弟有点无所适从了。现在家家户户都过得很好，自己家的旧衣服都得扔掉，谁还要别人的旧衣服？

蝴蝶在江湖

知。管它呢，只要蝴蝶好看不就好了。

蝴蝶是最斑斓的。有些翅膀是粉色的，比现如今很多时髦豪车上的粉还耀眼。当然也有花色繁复的那种蝶，大自然中常见，有些蝴蝶的翅膀上像是长着一双眼睛，凶得很，看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。

看白石老人画的蝴蝶，多是黑色，或是黄褐色打底的那种蛱蝶，个头亦不大，放在乡野也是最不起眼的，远不如油菜花丛中或是麦田里白色的蝴蝶讨喜。但这种蛱蝶却很大方，宜于作画，常被画家与肥硕的猫一起入花，两只蛱蝶上方翩翩起舞，下方一只猫，谐音耄耋，一般是送给老人做寿。当然，如果你送的人已经是百岁老人，就不合适了，人家已经是百岁，你再送人家耄耋图，什么意思？搞不好，会被老人家乱杖打出门的。

我有时候想，谍战片中互不认识

的两位同一战壕的同事，在接头的时候，会不会各拿一本书，书中的某一页都夹着一只蛱蝶来做暗号？如果有，也算是一种绝妙的接头方式。我不写小说，若是写，我想，我会把这个桥段写到小说中去，也很有意思。

蝴蝶是美的，各种蝶都是。它们是漂泊的花朵，也是长了翅膀的花朵。蝴蝶在江湖上行走，一般人很少去关注它，除非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之类的话本故事，或是云南那种蝴蝶谷之类的景点，才会专门让人为了去看它而看它。说到蝴蝶谷，上次倒是随团去了红河州，本来要去看蝴蝶谷的，突然落了一场大雨，没有去一睹各色蝴蝶，倒是挺遗憾的。

1917年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发表了一组现代诗，其中有一首《蝴蝶》：

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；
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。
剩下那一个，孤单怪可怜；
也无心上天，天上太孤单。

初读，此诗寡淡无味，再读，是个中秋月夜，我想到了嫦娥和后羿。

和测量工作，六点必须往回走，路上一点都不敢耽误，才能在天黑之前从山里出来。

山就在前方，赭色的山峰，高大遥远，一峰连一峰，总也走不到近前。他们沿着山沟走，边走边测量，走到下午四点时，遇上一座三四十米高的陡崖，下临深渊。向上，是陡峭光滑的岩壁，无法攀爬，向下，水深不见底。过不去，只好原路返回。“塔里木盆地周长4000公里，面积56万平方公里，我用六年时间把塔里木盆地走遍。”黄少英说得很平淡。霜降过后，秋天就过完了，再要出来考察，得到来年了。秋收冬藏，一季有一季的特点。所谓藏是储备，是积累，是无数次野外考察积攒的经验，更是无数次灯影窗前钻研精微的探究。

风卷清云尽，空天万里霜。戈壁长空云高风飒，中午阳光炙热，外套都穿不住。及至天色向晚，深秋的寒意扑面而来。外套穿在身上，也抵不住冷风透骨。又一个季节要过去了。秋深山有骨，霜降水无痕。秋风吹过山脊愈发峻嶒，骨相庄严，是秋天的味道，厚重里藏着肃肃。

秋深山有骨

看到新的发现，他会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起来，跳起来。与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安静、内敛、严谨的那个人，判若两人。

塔里木盆地这样的山很多，每次出去考察目的很明确，头天晚上，把地形图投影在墙上，要做什么，采样、测量哪些数据，所行路线，都要一一细化，每个人都有分工。早晨九点出发，带上午餐、设备。车进不去了，就徒步进山。钻机很重，要两人抬着，小的设备背上。每个人的背包都沉甸甸的，包里除了水、馕、咸菜必备的食物外，其他就是地质锤、罗盘、相机、皮尺，野外记录本。每次去野外考察要两周时间，徒步几千公里。

去野外勘测很辛苦，路太难走，司机都不愿意跑。有次去库鲁克塔格山，路太烂了，返回路上一只轮胎被扎破，换好轮胎继续走。有时候走到目的地，已经下午四点了，赶紧完成观察